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58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过年

最盼过年的是孩童。

过年时候,兜里塞着几角压岁钱,嘴里含着颗橘子糖,手上有串小炮仗(鞭炮),身旁“咕咚咕咚”跑着一只兔子灯,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日子更令人期盼?如若做小孩的岁月,天天像过年,做梦也会笑醒。

照老规矩,旧时过年,吃过腊八粥不久,家家前庭后院、房里屋外,就举着竹竿上绑着的鸡毛掸四处掸尘,开始忙年了。

接着给自家砖木结构的老屋,顶上换层纸天花,板壁上干净的旧报纸,让它不再落灰尘,掉臭虫。再将八仙桌、长茶几、厨柜倒腾开来,用盆碱水擦洗,一年一次,要抹得干干净净。过年嘛,万象该更新。

三十晚上之前,门上贴副红纸写着黑亮大字的春联,添份喜气。远远响着炮仗声,又用炽热的烟火气,忙着迎接新年。

这些算不上年前最忙的事。置办年货,购肉买菜,跑进跑出,才是琐碎累人的年活。孩童不知愁滋味,哪里知道贫穷的父母,如何借债还贷,在艰难地度年关。记得十岁那年,妈妈年前愁眉不展,有点空闲就跑去邻里、熟人,一连八九天,好说歹说,唾沫都说干了,好不容易凑齐十几户人家,标了个“会”(民间互助众筹形式)。她宁愿多付点利息,当“会”头,第一个拿钱。这样不仅能过年关,还能满足奶奶给我十岁庆生请客的愿望。我的生日在正月里。

年前最忙人的还是做“预制菜”。大人戴着蓝布护袖,在油烟有点呛鼻的锅边煎蛋饺、炸圆子、炖肉烧鱼;孩童穿着新袜新鞋,在灶旁转来走去,顺手抓个圆子,摺进嘴里,年味先在他们咀嚼中一次次飘出。

年前,南京人独有的习俗,将菠菜、芹菜、胡萝卜丝、黄豆芽、豆腐果、藕片……十多种蔬菜分别炒熟,再一起倒入大铁锅中混炒,名曰“什锦菜”,寓意吉祥,量大耐吃。趁热给近邻送一碗,人家回馈一碗,你我撮一筷,在嘴里品尝一番,听到都是“味道正”“好吃”,偶尔也会听到“还缺一样菜”的质疑。

南京人过年不能不炒什锦菜。过年五天,这是天天要吃到的辅菜,最能配酒、下饭。家家都炒得多,盛在脸盆、瓷罐里,存放在阴寒处保鲜。什锦菜的香味从灶间、屋内弥散到天井里,四处皆能闻到,在人们心中,就是浓郁的年味。

老门东人家,在江宁、溧水乡下多有亲戚,年前还得多忙一件事——租棉被。

我家巷口,赵大婶就做租棉被生意。年前去迟了租不着,还得再找别家。

三十晚上前两天,外婆总会让姨父带着表哥,从刘村乡下推着独轮车,载着炒米、欢喜团、方方的小年糕和咸鱼咸肉,来接济我家。当晚妈妈卸下两扇房门,铺上稻草、垫褥,让他俩盖上租来的棉被,暖暖和和睡个好觉。

南京杨清生

腊月十六,是我的生日。说来有趣,这辈子,我有三个生日。

公开的生日是身份证上的12月16日,这个日期与腊月十六毫不相干。这一天偏偏很热闹。早上六七点钟,手机就开始“滴滴”地响:“尊敬的时先生,在这个属于您的日子里,衷心地祝愿您生日快乐,事业进步……”银行的祝福、保险公司的关怀、移动公司的问候,让我心里暖暖的,尤其是母校武汉大学的牵挂,数十年未曾间断。

12月16日怎么是我生日了?印象中是在第一次办理身份证时造成的。

那次工作人员问起生辰,我说“腊月十六”。

“腊月是几月?”他愣了一下。

“十二月啊。”

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,让“12月16日”成了我官方认证的出生日期。

我出生在一个数九寒冬的日子里。我的生日,是刻在母亲心里的每年的农历腊月十六。我出生前的头天下午,北风卷着雪粒敲打着窗棂。母亲有了生养的迹象,父亲早早请来了接生婆。谁料,当时也在怀孕的奶奶夜里竟也有了动静,次日清晨生下了我的小姑娘。而我,在当晚的风雪中降临人间。婆媳同日分娩,在当年的里下河农村,成了一段远近皆知的佳话。

自记事起,每个腊月十五的晚上,母亲总是在灯下一边纳鞋底,一边对我说:“明天是你的生日,明早吃长寿面。”长寿面加鸡蛋,再放点蒜花,香味扑鼻。那香味从老家的茅草屋飘出,一路跟着我

南京时庆荣

三十晚上下午,妈妈还特意叫我做件事,去房里取出一本黄历,站在堂屋里的方凳上,把黄历挂在长茶几上方。厚厚一沓烟盒大的历纸,钉在印有古代仕女与大刀牌香烟广告的硬纸板上。挂好黄历,妈妈抚摸着我的头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一年一年长大了,好好读书,才有出息。”

天色暗下来,炮仗声此起彼伏响着,美丽的声、光不绝。这盼望了一年的时刻终于到了,家人围满一桌,吃年夜饭,热气飘拂,菜肉飘香,灯火温馨,新年已坐在身旁。

欣逢新岁,相互拜年。我们小时候,喜欢跟在父母身旁去亲戚家拜年,心里算计着、盼望着能收多少压岁钱,尝到什么样的、在家吃不着的糖果点心。

五天年中,家家整洁的桌上,都放着糖盒或瓷碟。里面放满四色糖、葵花子、酥豆,招待拜年的亲朋。桌上放着水果的人家不多,太贵。四色糖指浇切片、花生糖、寸金糖、酥糖四样,平时店里无售,过年凭票每家各二两,奇香奇甜,吃了还想吃。都留着过年,招待客人。客人也会象征性地吃一两片,过了初五,妈妈把剩余的糖分给我和弟妹,大家都舍不得一下子吃完。

每次到小姑妈家拜年,我都会瞟几眼碟子里的四色糖。喜欢我的小姑娘总不让我失望,每样都抓几块塞到我兜里,让我好激动。那年为她九十岁庆生,餐桌上我特意说起四色糖这件事,惹得老人家笑着用手帕几次擦泪水。

过年那几天,老街小巷鞭炮声声,遥遥相应,火药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,时浓时淡,不愿散去。

过年难得连休几天,谁不想找个乐处,以遂心愿?打麻将、玩扑克、看场戏、逛夫子庙,或在天井里抖空竹,跟小孩一起放烟花、放鞭炮,都是快乐的事。

我喜欢跟玩伴去附近街巷,看哪儿有木偶戏,就钻到前排,开开心心看一场。过年几天,巷口街边,常有木偶戏演员,靠墙边用一大块蓝布,支起凹字形一人高的戏台,锣鼓“咚咚锵锵”一响,木偶跟真人一样鲜活起来,说说唱唱,舞刀弄棒,表演的《三打白骨精》,很快把我们带入情境,忘了自己。

晚上,月亮高兴地洒下银辉,街巷里人逐渐多起来。我和弟弟拎着点亮的荷花灯,也跨出家门,跟在灯队的后面,唱着:“玩灯的娃娃出来哟!不要你的红,不要你的绿,只要你一根红蜡烛……”开心地唱着、走着。队伍越走越远,喧闹声响彻街巷,过年的兴致达到高潮,人们在每个角落都能闻到浓郁的年味。

转瞬时间已走过七八十年,我还记得那玩灯的队伍,只是忘了队伍里的那些小朋友。如今好想再向他们要根红蜡烛,点亮记忆深处的那盏荷花灯。

拜年闹出的暖心趣事

南京静玄

“不求见面惟通谒,名纸朝来满敝庐。”古人就有新年之际不一定要见面,以名帖代替登门拜年的习俗。时至今日,电话拜年、短信拜年、视频拜年等方式,早已替代了曾经的上门拜年。回想自己从电话拜年开始经历的种种趣事,每每都会忍俊不禁。

1979年我大学毕业,留在南京工作,第一个春节就被单位安排大年初一值班。那时没有手机,当年恰好兴起电话拜年的新风气,我便借着办公室的电话,给扬州老家的父母拜年。这头我拿起听筒轻轻叫了声“爸”,那头就立刻传来一声乐呵呵的回应:“哎!”只是那声音透着几分沙哑,和老爸平日洪亮的腔调不太一样。我暗自思忖,许是过年我没能回家,父母心里藏着几分失落,便连忙柔声说:“爸,祝您和妈妈新年快乐,身体健康!今年刚参加工作,公司安排我值班,没法陪你们过年了,明年春节我一定早早回去陪二老。”

电话那头的“老爸”瞬间爽朗大笑:“姑娘呀,自古忠孝不能两全,你在北京好好工作就好,我和你妈身体硬朗着呢,放心吧!”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:我明明是在南京工作,怎么就成了北京?老爸年纪不算大,怎么连南北都记混了?我一边含糊地应声答话,一边越听越觉得声音陌生,心里的疑虑也越来越重。放下电话,我立刻按了回拨键核对,这才发现竟是拨错了一个数字,于是无意间竟演绎了一场互不相识的“南北父女情”。

后来人人都有了手机,短信拜年渐渐成了主流。有一年春节,我刚打开手机,收到办公室一个小伙子的短信:“哥们,祝你羊年洋洋得意!”我当时心里就犯了嘀咕,我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同志,竟然被你这个刚入职没几年的后生称作“哥们”。正想着,手机又“嘀嗒”一声响,对方的补救短信紧跟着发来:“姐,发错人了,抱歉哦!”后面还附了一个龇牙咧嘴的笑脸,瞬间化解了我的小纠结。

也是那年,我收到过一条让我看了胆战心惊的陌生短信:“害皮姐爷儿。”我心头猛地一紧,一连串念头冒了出来:这是什么“密电码”?或是坏人间的“暗号”?要不要赶紧报案?满脑子的问号搅得我心慌意乱。愣了好一会儿,才猛然顿悟,因为自己好歹还识几个英语单词,这不就是英语“HAPPY NEW YEAR”(新年快乐)的俏皮翻译吗?我当即笑着给陌生的网友回复一条信息:嗨皮牛野儿,还附了一个偷笑的表情。

最有趣的是有年春节,我莫名收到一条小情侣闹别扭的道歉短信:“对不起,我错了,请原谅!”末尾还跟了个委屈的哭脸表情包。我一时兴起,当即回复过去:“知道错了就好,老时间、老地点,不见不散!”后面特地加了三个大大的拥抱表情包。虽不知道这对小情侣看到回复后是何反应、后续如何,但我心里满是欢喜,也算无意间成人之美了。

拜年,是刻在骨子里的传统,是藏着温情的重要习俗,它凝结着亲朋好友间的温暖气息与深深情缘,它是一条无形的纽带,连接着对亲情的珍惜和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一座给我力量的山

南京王慧骥

我说的这座山是距南京不远的安徽的黄山。

我登过黄山,且一直上到光明顶。那是在我28岁的时候。当时我大学已毕业,在江都团县委工作,和尚未成婚的爱人一道前往。印象中是从扬州乘船去的,早发晚至,夜宿黄山脚下。次日上山,半山腰又住一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简陋。住宿是大统铺,好多人住一间。山间夜凉,每人发一件长大衣,且湿度很大,大衣贴身能觉着湿冷。第二日我们便往光明顶去了。具体走的路线已不太记得清了。莲花峰当是走过的。那几年我热衷于散文诗的创作,黄山之行我留下了《光明顶观日》《七十二峰》《山路上有位少年》等一组诗作,后来收进了我的一本诗集。

之后的若干年,去过皖南多地和江西的婺源好几次,大都走黄山脚下经过,但没再上山去。而它的云海松涛,崎岖且时现陡峭的山道,山路上不时见到的挑夫等等,则留在了我青春的记忆里。

没有料到的是,四十三年过后,这座我曾登过的山会如此强烈地进入我现实的生活里。刚刚过去的2025年12月12日,我在南京某医院,做了开刀手术。麻醉过后的疼痛,让我彻夜难眠。13号夜间我在手机上翻看朋友圈,突然看到了好友永峰兄当日在黄山光明顶上拍的一条视频,说今天上午黄山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,画面上能看到飘舞的雪花;更为感人的是,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在寒风中手执鲜艳的五星红旗,视频里传来旗帜在风中呼呼作响的声音。看到这个视频,我内心十分激动,立即在朋友圈转发,并写下了我当时的感受:在这样的大美面前,任何的疼痛都已不足为奇。

光明顶。漫天的雪花。手执红旗的女孩。还有拍摄者——我熟悉的永峰兄那坚定的眼神和他略显沙哑的配音……我感觉到一直藏在我心里的那座山,给了我战胜疼痛的力量,这一夜我在病房里睡得十分安宁。